

乘法交换律

栾东

2005年12月完成 原载《猪笼城寨》VOL.11

离开学校之后才会怀念在学校的时光。

那时候我读大学三年级，那一天，我为一个哥们儿两肋插刀，和一个非常丑的女孩子坐在食堂的餐桌旁，进行爱情谈判。

我那哥们儿姓王名磊，帅得让我不想花费文字去形容了，爱他、喜欢他、崇拜他的女孩子像夏天西瓜皮上的苍蝇一样多，用当年我们专业的词儿来说，供他挑选的女孩子构成了一个幸福的小“堆栈”，他只做“POP”和“PUSH”两种操作，后进先出，先“进栈”的女孩子往往被他永远地忽略在栈底。

有那么一个文学院的女孩，位于王磊的少女堆栈的最底层，她从王磊刚来学校的那天起就爱上他了。这个女孩叫赵灵秀，可惜既不灵也不秀，难看的让我不想花费文字去形容了——但是，我们私下里还是会友好地称她灵秀姑娘。灵秀姑娘长得不好看已经是很麻烦的事了，奈何她还很有自己的主见，三年里坚持不懈地追求着我那可怜的哥们儿，其用心之诚挚，其用情之专一，即使天下所有漂亮女孩的爱心累加起来也不及其十之一二。

王磊那帅到极致的脑袋里面隐隐作痛，痛了整整三年，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。终于有一天，王磊忍不住了。他跑到灵秀姑娘的学校，当着大班学生的面，对灵秀姑娘说：“赵灵秀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绝对是不可能的。请你以后不要来烦我，千万千万。赵灵秀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但绝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相信你以后会找到一个好老公。”

有些男生令异性倾倒的本领实在太大，而他们往往无法全面地认识到自己难以被抗拒的魅力，他们往往会低估自己对女生的致命吸引力，王磊便是这种男生。

他那天要是省下最后一句话不说出口，灵秀姑娘在大哭一场、住院一个月、自杀未遂之后也许就真的不再痴迷于那不可能得到的爱情——可惜王磊蛇足的“你是个好姑娘”以及“你以后会找到一个好老公”给了她不恰当的暗示，最后才有我出面的一幕。

我点了不少菜，多打了四两米饭，还烤了几串羊肉，开了两瓶啤酒，但是灵秀姑娘连筷子都没碰一下。她那单薄脆弱的身子像是随时可能被风吹跑的纸模型，她的嘴角起了泡，眼睛红得像小兔，脸上没有一点肉。

我磨破了嘴皮，告诉他王磊只喜欢美女，不喜欢恐龙，帅哥配美女是千古明训，可她就是不服输。

谈判到了要紧的关头。

“王磊说我是个好姑娘。”灵秀淡然道。

“他那是跟您开玩笑呢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！不是！他是很认真的！”灵秀急了。

“好吧，假设您是个好姑娘，但您不是漂亮姑娘，您懂得这两个定语的区别吧，您是学文的。”

灵秀姑娘沉默了，落泪了，好像世间的悲苦都在那个瞬间给了她一个人承受，

她凄凉地喃喃道：我不是漂亮的姑娘吗？我歉意地笑，不敢说得直白，我怕她一冲动又做出什么预料之外的事来，为这次谈判带来灾难性的影响。灵秀姑娘微微地摇头，抽了抽鼻子，自言自语，重复说那句话：我不漂亮吗？我不漂亮吗？

于是我只能说：可以用微积分瞬间解决的题目，你不会再用初等数学去计算吧——我们学理科的相信光电效应，漂亮女孩只要有可见光照在她们的脸上就可以吸引男孩子，哪还犯得着如此痴情。你看这些年你累不累，你就知道你漂亮不漂亮啦。灵秀姑娘，王磊是真的不喜欢你，你设身处地为他考虑一下吧，让他在三千院丽中了此残生算了。离开美女，王磊活不了的——我语重心长地说——灵秀姑娘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当然，王磊虽然不喜欢你，我想总会有人喜欢你的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

可是灵秀姑娘说：他说我以后会找到一个好老公的。在我心里，只有他才是好老公。我不能放弃，我不能放弃。

我忍俊不禁了，我说：王磊要是好老公，天下老公就都升仙了。王磊是个花心的萝卜，是个球面多边形，他的爱都是弯的，你延直线看到的结果、想到的未来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总之，他可不是什么好老公。

灵秀姑娘又说：你走吧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三年了，我坚持下来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错的。只要我不放弃，我总有成功的希望，我总会打动他的心。

我心里暗笑，其实我当年死皮赖脸追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也是这么对自己说的。但我立刻就想到了反驳的方法。

我说：别说三年，你二十多年来相信的事情，有时候也可能是错的，你信不信。灵秀姑娘摇摇头，表示不信。我大喜道：姑娘，若是小生说出一件这样的事情来，就劳烦姑娘不要再缠着王少侠不放了，这行么？

灵秀姑娘看着我，不置可否。

我想了想，说道：姑娘， $3 \times 5 = 5 \times 3$ ， $6 \times 9 = 9 \times 6$ ……这些你相信吗？灵秀姑娘点点头。我又说：这些你在幼儿园就知道了。乘法交换律的一般形式是 $AB = BA$ 。对于自然数、有理数、实数、复数……对于数轴上那无穷多的数， $AB = BA$ 总是成立的，这定律你用了有二十年吧，你有没有想过它有一天会不成立呢？

灵秀姑娘犹豫道：那……那不可能吧……

我得意地说：姑娘，那简直太可能了。在线性代数里，两个矩阵相乘，一般都不遵循乘法交换律，甚至只有矩阵 A 的列数和矩阵 B 的行数相同的时候， AB 才有意义，因为矩阵乘法另有其概念， AB 和 BA 是不同的运算。你只猜到数的乘法，却猜不到矩阵还有左乘和右乘之分，可悲啊，可悲。

灵秀姑娘愣了，她说：我不懂线性代数。

我说：你不需要懂。你知道 $3 \times 5 = 5 \times 3$ 就够了，如果夏天番茄 3 块钱一斤，那么买 5 斤是 15 块钱，要是冬天涨到 5 块钱一斤，那 15 块钱就只能买 3 斤啦，对不对？再复杂一点的算术还有计算器帮你呢，你一辈子也不会碰到两个矩阵相乘，所以你本来也不需要知道原来 AB 是可以不等于 BA 的。

灵秀姑娘不说话了，她大概是晕了。

我看着她，她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说：我不管，只要我不放弃，我总有成功的希望。

“有希望，换句话说就是不太可能；不太可能，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。灵秀姑娘，你得不到王磊，就像你不懂得矩阵乘法——你应该过普通女孩子的生活。普通女孩子根本不需要知道世界上还有王磊那样的男人，更不会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花花公子苦耗三年青春，普通女孩子只知道 AB 一定等于 BA ，你应该是这样

的女孩子。”

“可是我不能忘掉他，我真的爱他……”

“可是他真的不爱你。你应该恨他。”

“我不恨他，我爱他……”

“爱和恨其实只是一种感情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，就像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，可以表现出波的性质，也可以表现出粒子的性质，你说它究竟是什么？爱之深，恨之切，有爱就不可避免地有恨，就像微观粒子总是伴随着物质波。没有绝对不变的情感，这是物理定律。”

灵秀姑娘苦笑了一下。

她的苦笑配上那消瘦的苦脸，苦得让我不忍直视，苦得让我气短心慌，像是有人逼着我嚼碎了黄连上清丸，品味着下咽。

这苦笑消失之后，灵秀姑娘就沉默着不出声。我想，这可怜的女孩现在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吧，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预料之外的事发生了。

灵秀姑娘突然抄起桌子上的啤酒瓶向我的脑袋砸来。

好在她力气不大，动作不快，等到她举起酒瓶，啤酒都洒在她头上，我已看准时机起身躲开了。

酒瓶砸在我座位的靠背上，接着掉到地上，摔碎了。

灵秀姑娘大哭，眼泪和着啤酒，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她站起来喊：你说的都是屁话，你只是不想让我得到幸福，我恨你，我恨王磊！

我想说：这就对啦！但是我没有说出口，她就转身冲出去了。

那天下午，王磊热烈地拥抱了我，足足一分钟没有把我放开，我在他臂弯之中奋力喘气，我好不容易推开他，他还深情地看着我，那投入的表情让他身边的女孩们嫉妒得胸口起伏不停。王磊对我说：哥们儿，以后有用得到兄弟的地方，一句话，只要你一句话。

那天晚上，我回到自己租的屋子，我的可爱、漂亮又听话的女朋友正在看电视。我扑上去把她抱在怀里，对她说：老婆，我想死你了。她柔声问：你干嘛这么想我呀。我贴着她的脸说：嗨，别提了，先跟我亲热一下吧。她说：不行，你还没洗澡呢，你去洗澡吧，我做汤圆给你吃。我把嘴唇凑上，说：我昨天不是刚洗过嘛，来，先吻我一下，不用吃汤圆我就饱啦。她说：你想的美，你先吻我，我就吻你！我说：好吧，那你就等着我咬你吧，你猜猜我今天要咬你什么地方。她不依道：讨厌，哪里都不许咬！我说：这可由不得你做主……

那个晚上我睡得十分舒服，把灵秀姑娘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但是，像每个傻乎乎的大学男生一样，我总以为男人不应该留恋这点小小的温馨，男人应该追求那些远大的，摸不着边儿的目标。此外，王磊还带给我一个错觉，那就是普天下的女孩子都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往下掉，我只要坐在大马路上接住了随意挑选，他王磊一次能消化十个馅饼，我来五个总不是问题吧。

于是，我越来越冷落我的女孩，我自以为聪明得不行，我在外面忙东忙西，花天酒地，那属于我的小房子里常常一连几周没我的影子。结果呢，我当然是高不成低不就，生活一塌糊涂——在一个伤感的季节里，我跟我的可爱、漂亮又听话的女朋友分手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也尝试过寻欢作乐，却再没有碰到过像从前那样简单温暖的爱情。最近二年来，我干脆只能抱着一床棉被入睡了，在孤枕难眠的时候，我就玩电子游戏解闷。

现在，我变得跟那灵秀姑娘同样的可怜，更甚之还少了她那份执著，不光是对女孩子，我在所有幸福生活的面前都自惭形秽，畏首畏尾。

有时候，我会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，线性代数当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我们碰到矩阵乘法的概率总会大于爱情完美无缺的概率吧。缘分越小，我们越是去追求，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我们最渴望得到。

拿不同的概率举例其实也是无聊之极，即使赵灵秀学会了行列式，也不可能得到王磊的青睐；而我呢，我倒是见过乘法交换律失效，观察过神奇的电子衍射实验，学习过伟大的贝尔不等式，如今还不是孑然一身，事事无成，徒叹奈何。

不知道多少年后，我又会怀念今天的时光。

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原载媒体；请勿用于商业用途。

HDDCN.net

Last Update 080605